

荀子補正

荀子補正

▲
駱瑞鶴 撰

▲
武漢大學出版社

▲
武昌·珞珈山

▲
WUHAN DAXUE

▲
CHUBANSHE

▲



荀子補正

駱瑞鶴 撰

武漢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荀子补正/骆瑞鹤撰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7. 8
ISBN 7-307-02491-8

- I 荀…
- II 骆…
- III 《荀子》—著作研究
- IV B222.62

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

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武汉大学印刷厂印刷

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75 插页: 2

字数: 200千字 印数: 1—1000

ISBN 7-307-02491-8/B·60 定价: 12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前言

戰國時學者荀況，世又稱荀卿、荀子，又作孫卿、孫卿子等。其學說主要存於《荀子》一書中。《荀子》，又稱《荀卿子》、《孫卿子》、《孫卿書》等，唐、宋以來特別是唐·楊倞以來，多通稱《荀子》。荀子其人其書，歷代學者多有論及。關於《荀子》的家數，我只想表明一下自己的觀點，即《荀子》在先秦諸子中屬儒家。荀子是儒家在戰國中後期的代表人物。荀學是當時主要的儒家學派，與戰國前期的孟軻學派前後輝映，成為孔子之後儒家兩大學派之一，對後世影響至為巨大〔注一〕。

荀子對儒家學術的重要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傳經，一是發展了儒家理論。讀《荀子》一書，知荀子的理論，是以孔子的仁義禮樂修身治學等為本源為基礎的。荀子一方面在孔子學說的基礎上展開詳盡論述，在諸多方面使儒家學說具體化，而不停留在簡單或抽象的提法上。舉兩個例子來說。如孔子最重學習，荀子書中則有《勸學》、《修身》等篇，論及有關「學」的各個方面，讀之令人肅然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《乾》、《坤》。」《論語·為政》載孔子說：「為政以德。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眾星拱之。」是說如何當政的事，特別是如何做一個最高統治者。這在荀子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成為完整的儒家帝王學思想，見於其《儒效》、《王制》、《富國》、《王霸》、《君道》等篇〔注二〕。荀子發展儒學理論的另一方面，是吸收了當時諸子爭鳴中別家的某些學術成果，並有所創見。例如刑名之學、法學等。荀子的法學思想，亦見於其《王

制」諸篇，與法家的法學不同，荀子的法學是以儒家的「禮」為前提的。其刑名之學，與法學有密切關係，主要見《正名》等篇，論正名之於政治的重要意義。《論語·為政》載孔子說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。」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」荀子論法與刑名，也不偏離孔子的原則。作為一個聲名顯赫的學者，荀子站在時代的前列，善於總結學術，而又不失儒家本質，極大地豐富了儒家學術思想。至於在傳授儒家經典方面，我同意汪中《荀卿子通論》等所列，儒經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等並由荀子傳授下來，證據確鑿，不當置疑〔注三〕。荀子尤精於禮學，例如喪禮，其《禮論》、《大略》等篇特詳。研究古禮，不能不讀《荀子》。由此看來，荀子及其學術，在儒學發展史上乃至在整個中國文化思想史上都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
鑒於荀子對儒學的貢獻，荀子在西漢學者中受到很高評價，因此司馬遷作列傳，以荀、孟並稱。劉向《別錄·孫卿書錄》說：「至漢興，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，作書美孫卿。」劉向本人也認為「惟孟軻、孫卿為能尊仲尼」。由此可見荀子在西漢學者心目中的尊崇地位。但荀、孟二家，在歷史上《荀子》終不及《孟子》那樣有較高的政治地位，更不及《孟子》那樣普及〔注四〕，這大概主要是因歷代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問題。簡言之，原因如下：第一，荀、孟二家同歸而殊塗，但在某些地方相衝撞，對官方來說，二者只能取其一，否則有自相矛盾之嫌。孟子之學比較便於發揮，所以取了《孟子》。第二，荀子主性惡，論述人雖性惡，但若努力學習，人人可以達到堯、舜的聖人境界，這種觀點顯然不利於歷代君主特別是守成君主。第三，荀子縱論王道，兼言霸道，本為戰國形勢設論，謂由霸而王，如湯、武。而全國統一後，霸道則不能再談，若漢初諸侯王勢力強大，尤其如此。第四，對「天子」的要求十分嚴格而具體，即必須是「聖人」，既要有威重，又要德才學兼具，善於用人，而且不能包攬各方面的大權，否則不成其真正的利國愛民的「天子」。此於歷代皇帝實很少能辦

到，辦不到則大臣及皇親國戚有藉口，於在位者不利〔注五〕。第五，荀子認為執政大臣應有極大的權力，「天子」不得隨意干涉。從心理學角度看，這也是有位皇帝不太願意的事。第六，大臣在遇到自以為正確的主張不被采納時，可以有「不臣」的自由，此於在位君主也難以接受〔注六〕。以上六點，可能是漢代以後《荀子》政治地位不如《孟子》的主要原因，其中第二點最爲重要，統治者最爲敏感。盡管如此，荀子許多治國安民之術仍爲歷代君主所專用，這在兩千多年的史籍中都有反映，決不是偶然的，是因荀子的學說大多切中時弊，且行之有效，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〔注七〕。雖然由於上述各種原因，漢以後封建統治者對荀子的學說只利用而不張揚，不提倡普及，但學者們於《荀子》一書仍代相傳習，至今不衰。今不多論。以下主要談談《荀子》的文獻整理問題。

關於《荀子》的文獻整理，我想試分五個階段作簡要敘述。第一是先秦至漢初，第二是劉向時，第三是唐至宋、元、明，第四是清代，第五是民國時代直至當代。

荀子著書與孟子不同。孟子學成之後，游說諸侯，晚年乃專事著書〔注八〕。荀卿著書，當是在與諸子辯論時或教授生徒時間有所作。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：「是時諸侯多辯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書布天下。」不韋與荀子同時，據此傳則荀子早有書篇傳世。而《孟子荀卿列傳》則說：「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、信機祥，鄙儒小拘，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，於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興壞，序列著數萬言而卒。」序列著數萬言而卒，當是說序列所著之書數萬言而卒。若如此，則是荀子晚年居蘭陵而作賦，並親自編定過自己的著作，其事不可考，今只如此推測。以今所傳三十二篇本《荀子》（《孫卿書》）而言，其編定結集也不會太晚。首先是《荀子》在秦時即有成書的有利條件。荀子本人爲當時公認的有成就的大學者，晚年，其弟子之一李斯又爲秦丞相〔注九〕，協助秦始皇統一全國，而荀子的書，又不止一次地贊揚過秦國的吏治和軍政，即就秦國或秦代

而言，《荀子》亦有結集成書的有利條件。其次，西漢文帝時博士韓嬰、武帝時司馬遷等著書多引用荀子文章，而董仲舒也著書贊美荀子〔注十〕。韓嬰等如不睹《孫卿書》全貌，則難以了解荀子學術並加以轉述。其三，若排除李斯在秦據高位的因素，秦漢間著名學者如浮丘伯、劉交等並為荀子弟子或再傳弟子〔注十一〕，仍有條件有責任輯成其師所著之書。其四，今《荀子》經漢成帝時劉向編定，其《堯問篇》末尾有「爲說者曰」至「孰謂不賢乎」凡三百一十九字，楊倞以爲是「荀子弟子之辭」。觀全書，《大略》以下六篇不類前二十六篇，頗似荀子弟子之辭，而此三百餘字則又不同於《大略》諸篇，應是西漢讀者附記，這也可說明荀子的著作編定較早。合以上四點，可信《荀子》（《孫卿書》）的編定，至遲不會晚於漢武帝時，也許在秦國盡并兼諸侯之前即有定本，而以後略有增加。這是《荀子》一書整理的原始狀況。因載籍無明確記錄，目前地下出土文物也不見有關《孫卿書》的原始本，今仍推測如此。

漢成帝時，在武帝大搜篇籍、廣開獻書之路的基礎上，又使謁者陳農往各地求書，前後所得，堆積如山。成帝使劉向組織整理工作，而向自己負責經傳、諸子及詩賦等書。據《別錄》所說，得《荀卿書》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所得相比較，除去重複二百九十篇，定著爲三十二篇〔注十二〕。此三十二篇，當是今所傳《荀子》的篇幅。劉向是西漢治《穀梁春秋》的名儒，兼通諸經，也像董仲舒一樣盛贊荀子，將荀子與孟子比並，其《別錄》說：「觀孫卿之書，其陳王道甚易行，疾世莫能用，其言淒愴，甚可痛也。嗚呼，使斯人卒於閭巷，而功業不得見於世，哀哉，可爲賈涕！」足見劉向對荀子十分推崇。劉向整理《孫卿書》，殺青繕寫成定本，這對荀學的流傳具有劃時代意義。據說劉向所定之本而不經後人改造者，直傳至明代〔注十三〕。但如前文所說，因統治者對荀、孟的態度不同，所以在劉向後經學進一步發展並涌現一批訓詁大師時，《孟子》有多人作注，而《荀子》則無人作訓

解，盡管其書流傳不輟，如此遷延近八百年，方有唐·楊倞對《荀子》重新進行了全面整理。劉向編定《孫卿書》，是荀書整理的第二個階段。

楊倞其人，史所未詳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有其名，著爲汝士子，官爲大理評事。但《宰相世繫表》楊氏越公房下楊汝士凡三子，即知溫、知遠、知至〔注十四〕，不說有名倞者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疑倞爲改名，不能定論。據《新唐書》，楊倞有可能是汝士庶子。大臣庶子行迹不顯，功業不彰明者，史多闕而不書。楊倞之所以整理《荀子》，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。簡言之，是楊倞及其同時代的儒學者發現，在儒、佛、道三家爭勝、互爲消長的局面中，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儒家典籍，而《荀子》所表述的，正是樸儒正統思想，對此韓愈、柳宗元等人也較重視。楊倞本人對荀子及其著作的認識，在其《荀子序》中有明確闡述。《荀子序》說：孔子之後，學術爲慎、墨等諸子所亂，「故孟軻闡其前，荀卿振其後。觀其立言指事，根極理要，敷陳往古，掩挈當世，撥亂興理，易於反掌。真名世之士、王者之師。又，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，增光孔氏，非徒諸子之言也。蓋周公制作之，仲尼祖述之，荀孟贊成之，所以膠固王道，至深至備，雖春秋之四夷交侵，戰國之三綱弛絕，斯道竟不墜矣。」即認爲周公、孔子之學得荀、孟努力方進一步發揚光大。就《荀子》本書而言，從戰國至唐，已逾千載，語言上的差距已較大，即自劉向以來，歷時亦已久遠，傳寫之中，未免有誤，正如《荀子序》所說：「編簡爛脫，傳寫謬誤。」極有重加整理的必要。楊倞認爲，「竊感炎、黃之風，未洽於聖代，謂荀孟有功於時政，尤所耽慕」，又以爲「《孟子》有趙氏章句」，「獨《荀子》未有注解」，於是承擔了整理《荀子》之責。

楊倞整理《荀子》，主要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，一是重新編次，二是校注。漢人稱《荀子》爲「傳」，與稱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等爲「傳」相同；又稱《孫卿書》，意爲孫卿之書。劉向校書時，定名

《荀卿新書》；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並著爲《孫卿子》。但東漢·荀悅等人自謂爲荀子後裔，漢以來文獻都作「荀」不作「孫」，或許是這個緣故，楊倞於是定《孫卿新書》之名爲《荀卿子》，簡稱《荀子》，沿用至今。在重定書名的同時，楊倞又分原十二卷爲二十卷，且將原來的篇章次序作了一些調整，意在「使以類相從」。凡某篇作了調整，楊倞都有說明。根據楊倞的說明，可列出劉向所定《孫卿新書》（《孫卿子》）的篇次來。楊倞據「以類相從」的原則，對原書篇次大膽地進行調整，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。調整的結果，更便於讀者了解《荀子》的著作形式，把握全書思想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論語》以《學而》開篇，以《堯曰》終結，楊倞定《荀子》篇次，首爲《勸學》（與劉向本同），末爲《堯問》（劉向本爲《賦篇》）。這並非巧合，而當是楊倞有意如此。荀、孟都以孔子學說的繼承人自居，楊倞的處理，主要反映了楊倞本人的看法，或許也符合荀子及其後學弟子的意思。楊倞在改變原本篇第結構的同時，不忘注明舊時次第及調整的理由，以便讀者考察，這是較爲嚴肅的態度。

關於校勘和注解，今傳楊注本《荀子》於《君道》、《樂論》二篇及《王制篇》「具具而王」以下部分不見有注，疑爲傳寫者漏寫或因故略去。盧文弨說：《王制篇》無楊注的部分，「文義淺雜，當是殘脫之餘，故不注耳」。其實這一部分並非文義淺雜，在用詞、行文風格、思想上都與前文一致。楊倞以《大略篇》爲「弟子雜錄荀卿之語」，《宥坐篇》以下「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」，正可謂雜亂無章，但都有楊注，故今疑楊倞原已是通注全書的。楊氏注語中，包括有校勘、辨誤、音讀及一般訓釋或注解等四項內容。其用作校勘的本子，楊倞自己未說，今已不知其數。除用《荀子》本書相校外，還外校以別書如《韓詩外傳》、《說苑》等。校勘時，楊倞較忠於所用《荀子》底本，並不隨便改字。在校勘的基礎上，楊倞又做了一些辨誤的工作。至於音讀，則用了直音與反切法「注十

五」。在一般的字詞注解中，楊倞遵《說文》、《爾雅》及漢儒其他故訓，而或時加變通，很有助於讀者理解原文。楊倞稱得上是個淵博的學者，對《荀子》文中的疑難奧義，往往能鉤深稽遠，加以考證，有些文字還十分精審，後人幾乎難措一辭，所以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也說：「倞注多明古義，亦異於無稽之言。」這個評價是公允的。由於《荀子》無漢人之注，又傳抄之間或有舛誤，以至書中一些古事古語難以稽考，對這種情形，楊倞或說「未詳」，或出「或曰」試為解說以作啓示，態度也較慎重。當然，楊倞之注也不乏失誤之處，這是訓詁家難免的事，但在荀學發展史上，其筭路藍縷之功，實不可沒，其注文至今仍有相當高的學術價值。楊倞校注《荀子》後，歷宋、元、明，無人對《荀子》進行全面整理，其間只有校勘，其校本以宋·熙寧時呂夏卿本及淳熙時錢佃本為最著名。明代校刊書籍多不精，《荀子》也不例外，正如錢大昕跋謝塘刊盧校本《荀子》時所說：「《荀卿子》書，世所傳唯楊倞注本。明人所刊，字句踳譌，讀者病之。」所以自楊倞以還至於明代，整理《荀子》者自以楊倞為代表。這是《荀子》整理的第三個階段。

晚明至清代，樸學復興，考辨、校注古籍之風大盛，其範圍所及，遍於四部，而《荀子》作為儒學名著，自在考校之列。今以晚明迄於晚清，為《荀子》整理的第四個階段。在這個階段中，用功最勤、貢獻最大的當數盧文弨、高郵王氏、長沙王先謙幾人。

盧文弨對《荀子》的整理，主要是校勘工作，兼及訓詁。盧氏所校，據稱是以影抄北宋·呂夏卿本為底本，校以元刻纂圖互注本，明·虞九章、王震亨合校本，明·世德堂本，明·鍾人傑本及其他坊間本（所謂俗本、俗間本），多所是正。其後，謝塘從盧文弨借得校本，披尋之間，又通過書信與盧氏探討，並徵得盧氏同意，於乾隆五十一年（一七八六年）刊行。此本世稱謝刻本或盧校本或謝刻盧校本，其中的校語，都出自盧文弨。盧氏校語不只列異同，不少地方是比照各本後決定取

舍，以將《荀子》正文及楊倞注文寫成定本，並在校語中說明從此不從彼的理由，在宋本與元刻之間，若多一字少一字皆可通，或難決定者，乃唯列異同，使各從其本。這樣的工作，自然要涉及到許多文字音韻訓詁問題，因而盧氏校語有一個特點，即校勘與訓詁並重，許多地方純粹是講訓詁的。正因爲如此，盧校對於讀者理解《荀子》原文、考察各本面貌，很有參考價值。後來王念孫等校讀《荀子》，用的即是盧校本。清末王先謙集解《荀子》，仍以盧本爲主而全錄盧氏校語，可見盧校本的重要。

高郵王念孫校讀《荀子》，成《荀子雜誌》八卷，又補遺一卷，其中附其子王引之說。王念孫校讀《荀子》十分認真。據他在《校荀子後叙》中所說，他開始是在盧校本基礎上將心得寫成案語。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年），得陳奐手錄錢佃本與呂本的異同，乃重與盧本相校，共成《荀子雜誌》八卷。次年，又從顧廣圻處得顧氏手錄呂、錢各本之異，於是又據以考證是非，成《荀子雜誌補遺》一卷。王氏小學功底深厚，熟諳典籍，又治學認真，因此其《荀子雜誌》多有精義，於荀學嚮慨後人不淺。尤其可貴的是，他能糾正自己的錯誤，唯事理是求，表現了踏實的學風，令人感佩〔注十六〕。

清末，王先謙撰《荀子集解》，其書成於光緒年間，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年）刊成發表。在此之前，清人之校勘、考訂《荀子》者，除盧文弨、王念孫外，尚有俞樾等多家。王先謙於是薈萃眾說，參以己意，纂成《集解》。《集解》所用《荀子》原文及楊倞注，仍以盧校本爲主，復校以《古逸叢書》之影抄南宋台州本及明·虞、王本，參以各家所說，擇善而從。也因爲如此，《集解》雖主盧校，但與盧校本已有許多不同〔注十七〕。《集解》所引諸家，計有盧文弨、劉台拱、汪中、陳奐、顧廣圻（千里）、郝懿行、王念孫、王引之、俞樾、郭嵩燾、郭慶藩等十多人。以前諸家刊盧校本，在楊注與盧說之間用一圓圈隔開，以免混淆，《集解》亦仿此例。王先謙在列出各家之說後，其處理方

法大致有二：一是出己見以定是非優劣，二是不加評論而由讀者抉擇。在一些難解而楊倞以下各家未道及的地方，先謙亦每加訓詁，發明不少。《集解》出後，當時堪稱善本，幾十年間，專事《荀子》者大多在此基礎上進行。

清代後期至清末，國勢衰頹，難以藥救。清末民初，學者或於古代典籍中尋求救國方略，同時西學東漸，新式學堂建立，國學亦為之一變。自那時至於當代，就荀學而言，約略分為兩端：一是探求《荀子》的義理，如哲學名法思想等，二是繼續整理《荀子》本書。兩個方面，成績斐然，發表有專著、散文數百種。本階段的《荀子》整理工作，也分為兩端：其一為提高的工作，其二為普及的工作。普及的工作是在提高的工作基礎上進行的，無提高則難以很好地普及，反過來，普及也能促進提高。有些學者則普及與提高並重。《荀子》整理中的普及性作品，主要有全本今注、今譯、選注幾類。選注《荀子》在宋、明時已有「注十八」，本世紀以來，則以張之純《荀子菁華錄》、葉紹鈞《荀子選註》為較早「注十九」。全本今注，如章詩同有《荀子簡注》，北京大學有《荀子新注》，並為普及《荀子》之作。其今注或今注今譯，如梁啟雄《荀子簡釋》，熊公哲《荀子今註今譯》，楊柳橋《荀子詁譯》，都以普及與提高並重。王先謙《荀子集解》是唐·楊倞至清末提高《荀子》本書整理工作的集成作品，但《集解》之於《荀子》，尚有許多問題未能解決，因而《集解》之後又出現了不少校訂、詮解《荀子》字句、文義的作品，本書附帶列出的部分，可見大概。盡管如此，《荀子》中的疑難與義至今難以解說或不能解說者，仍不在少數，有待於學者們繼續用功。

以上是《荀子》整理工作的一個概略，唯所述或有不當。瞻前顧後，我還想就《集解》以後《荀子》整理工作中的不足或存在的問題，提出三點意見，以供思考。一是對《荀子》古注的研究不夠透切。《荀子》古注，包括楊倞至清代、近代日本學者的校注。因對古注研究、分析不夠，必不能

去粗取精、去偽存真，吸取前人正確的研究成果，則出言容易致誤。二是輕易改動《荀子》原文。清代學者校釋《荀子》，也校改原文，如王念孫，但多少都有文獻依據，有時各種證據還相當充分，異於無稽之談。當代有些學者則不同，遇到不懂或難解之處，有蛛絲馬迹即將原文改作，甚至徑直以自己的意思改原文或提出懷疑，很不妥當。三是喜以近代當代哲學等術語以套《荀子》言詞。《荀子》是兩千年前的作品，因一些有關的史實不明，而更主要的是語言上與現在有差異，所以要考證和整理。但若在整理過程中，在用當代語言作出表述時，過分追求說解的口語化和現代化，忽視古今漢語一定的承接關係，則《荀子》正文與說解之間會產生一種隔漠而接合不起。其結果是，原難解但是可解之處不能說清，而本來文從字順便於理解的也流於虛玄，並使當代讀者和以後的讀者難以接受。此外，還有一事應附帶一提，即數十年來，內地與港、臺間由於客觀原因，整理《荀子》的成果往往難以互相分享，也有礙於《荀子》的整理和荀學的全面發展，我衷心希望結束這種局面。這是題外話。

本文前面曾以荀、孟兩家相較，謂歷史上荀子之學不及孟子之學發達。但是近二三十年來，荀學與孟學並進，在荀、孟結合研究的同時，則荀學的發展似乎已超過孟學。然而，就《荀子》與《孟子》原著的整理而言，《荀子》仍不及《孟子》，這也是歷史造成的。《孟子》的整理今不再論。若《荀子》，其字詞文句的說解考證，除楊倞外，實際上只是從清代中葉才開始的，加上原文篇幅較大，存在的問題仍多，至今缺乏一個令人滿意的《荀子》校釋本，有關學者責任重而道遠。若能在深入分析、研究《荀子》原文及古注的基礎上，重作全面的校勘〔注二十〕，而後再合眾說，盡量避免漏落，以成長篇集釋，我們就能由繁而入簡，由博而之約，在去就取舍之間，作出較精確的《荀子》注本或譯本。此事十分繁難，諒非一人所能為，但這應成為我們整理好《荀子》的方法和目標。隨着研

究的進展，相信此事當有所成。

我少年時初讀《荀子》，乃是《荀子簡注》本，當時怪其簡而不明，但獲益不淺。後游學於外，得廣西民族學院諸師教以文史，始知《荀子》整理之難，披閱之間，時有所記。又有幸得夏淥教授授以文字之學，宗福邦教授授以音韻之學，周大璞教授授以訓詁之學，李德永教授授以《荀子》之學〔注二十一〕。復誦讀《荀子》再三，又工楷手自抄錄。乃將原舊時心得合以復習時所記，參以所見各家之說，最初論列二百七十事左右，後增為三百餘事。近五六年來，又見到些新材料，或有剛發表的論文，其中有與自己所論相合者，於是又將三百餘事刪為二百八十餘事，一並刊出，以供《荀子》整理工作者及其他文史研究者參考並提出批評意見。因稿中多是從各家所說之中而抒一己私意，自以為說有不足者則加以補充，自以為說而不對者則加以訂正，所以名「補正」。以稟受資質愚魯，雖問學多年，亦無多少長進，又加上見聞十分有限，所以此稿之陋，自不待言。如學者有教，必當跪而受之。 駱瑞鶴一九九七年記於武漢大壘

〔注釋〕

〔注一〕關於荀子或《荀子》一書家數，另有主為法家說者，有主為道家（黃、老）說者。今反復讀其書，知為儒家，傳統說法無誤。唯荀子吸收了一些別派諸子的學說如陰陽、名、法等，所以其弟子李斯、韓非流入法家，張蒼流而為陰陽家（詳《漢書·藝文志》及著本傳）。

〔注二〕〔注七〕歷代帝王的主要謀臣多深諳荀子此道，如漢之蕭何、張良、張蒼，唐之房玄齡、魏徵，宋之司馬光至明之劉基等。唐初纂《群書治要》，錄《荀子》有關文字亦特多。

〔注三〕二三十年代疑古風盛時，有人對汪中等人的考證提出批判，詳《古史辨》第六冊，其說並無依據。

〔注四〕《孟子》之學在漢文帝時列在學官，置博士，武帝時罷。詳趙岐《孟子題辭》及焦循《孟子正義》。趙宋時，《孟子》又列而爲經。朱熹以《孟子》爲《四書》之一而大加宣揚，《孟子》更加普及。

〔注五〕西漢時對皇帝的要求較嚴，儒者上書言事也較激切，如朱雲、梅福、鮑宣等是。又如宣帝時蓋寬饒，以便宜得罪不少人，又上書引《韓氏易傳》：「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家以傳子，官以傳賢，若四時之運，功成者去，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。」似有要求皇帝退位之意，後被迫自殺。並見《漢書》本傳。這當是受《荀子》學說的影響。

〔注六〕孔、孟也有此意，也如此做，但孔、孟針對的是諸侯，而荀子則兼對天子而言，見《荀子·臣道篇》。荀學在漢初影響極大，所以統治者較敏感。

〔注八〕見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、趙岐《孟子題辭》。

〔注九〕《荀子·議兵篇》有李斯問孫卿子秦國所以兵強而威行之事。又《史記·李斯列傳》：「（斯）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。」又：「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，李斯置酒於家，百官長皆前爲壽，門廷車騎以千數。李斯喟然而嘆曰：嗟乎！吾聞之荀卿曰：物禁大盛。夫斯乃上蔡布衣，闔巷之黔首，上不知其驚下，遂擢至此。當今人臣之位，無居臣上者，可謂富貴極矣，物極則衰，吾未知所稅駕也！」《鹽鐵論·學》大夫曰：「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。」文學曰：「方李斯之相秦也，始皇任之，人臣無二，而荀卿爲之不食，觀其羅不測之禍也。」則李斯相秦，荀子仍健在。

〔注十〕前文所引劉向《別錄·孫卿書錄》：「至漢興，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，作書美孫卿。」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董仲舒之書一百二十三篇，《董仲舒傳》所載較此數又多數十篇。其美孫卿之書已亡。若《史記》則《禮書》等全采《荀子》文。張晏說《禮書》等爲褚少孫所補，未知確否，但褚少孫是元帝、成帝時人，年代也較早。更早的《韓詩外傳》說《詩》形式與《荀子》同，引《荀子》亦多，不具列。

〔注十一〕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：「楚元王交，字游，高祖同父少弟也。好書，多材藝。少時嘗與魯·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《詩》於浮丘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」

〔注十二〕《漢書·藝文志》作三十三篇。宋·王應麟以來學者都以爲《漢書》「三十三」爲「三十二」之誤。參見《荀子》盧文弨校、羅竣《諸子學述》上編《總論》第四章。

〔注十三〕參見高正《荀子版本源流考》。唯高所述之《百川書志》（記明·高儒家傳藏書）說《荀子》十二卷，劉向校定，不稱《孫卿書》，故仍有疑問。

〔注十四〕《舊唐書》卷一百七十六《楊虞卿傳》附《楊汝士傳》，汝士三子名爲知溫、知遠、知權，並登進士第。與《新唐書》不同。

〔注十五〕楊倞的校語、辨誤、音讀等一般列在字詞文句的說解之後。今舉例一二。如《榮辱篇》：「泄者，人之殃也。」注：「泄，與嫌同，嫌也。殃，或爲挾。」《非相篇》：「古者有姑布子卿。」注：「姑布，姓，子卿，名。相趙襄子者。或本無姑字。」此當爲以《荀子》各本相校而得。又校以別古，如《不苟篇》：「盜跖吟口。」注：「吟口，吟咏長在人口也。《說苑》作盜跖凶貪。」辨誤如《勸學篇》：「梧鼠五技而窮。」注：「梧鼠，當爲鼯鼠。蓋本誤爲鼯字，傳寫又誤爲梧耳。」《修身篇》：「則可謂不詳少者矣。」注：「詳，當爲祥。」唯所用「讀爲」二字時，不一定是辨誤，有時也是指明通假，若詳、祥之類。音注如《勸學篇》：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注：「行，下孟反。」《修身篇》：「良賈不爲折閱不市。」注：「賈，音古。」

〔注十六〕王氏在《荀子雜志補遺》、《廣雅疏證補正》中都有糾正他自己前說的文字，今不錄。

〔注十七〕如盧校本《勸學篇》「于越夷貉之子」，「于」字盧稱從元刻，與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同。《集解》改從劉台拱、王念孫說，作「干越」。凡有與盧本不同處，王先謙都有說明。

〔注十八〕參見嚴靈峯《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》。按當時節選諸子之文，或用古注，或自爲注，意在用於講論與作文等。

〔注十九〕張書在《諸子菁華錄》內，葉古即今所見署爲葉衡的《荀子選註》。

〔注二十〕近年來有張覺、高正等校《荀子》。高氏將校勘所得，作《荀子版本源流考》，將所知《荀子》版本分

爲十八個版本系統，並以影刻宋台州本爲底本，校以其他宋時舊槧，寫出校勘異文千數百條，惜楊注異文未發表。
〔注二十一〕武漢大學哲學系李德永教授有《荀子》一書，專論荀子的哲學思想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
初版。